

# “QQ”车历险记

□贾宝军

“轰、轰、轰……”小院外面突然停下了一辆墨绿色的212型吉普车。

“肯定是大哥开车回来了,你听这车的动静,就知道他刚从修理厂出来,试一试车开的透溜不。”永生从屋里边向外走,边走边嘴里嘟囔着。

永生哥是乡镇农业机械管理站的修理工,从一家技术学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这里上班,每天摆弄着站里那几台旧车,闭着眼也能把那些配件组装上。

“大哥,饭做好了,你先进屋吃吧,我想开一下你们单位的车,顺便感受一下你这修车的手艺。”永生边笑眯眯地说着,边把手伸向大哥的面前拿车钥匙。

先拧钥匙开关,再用左脚把离合器踩到底,然后挂上一档,给油,松离合器,然后,还没有等到然后,车子已经走起来了。就看整个车身向前一纵一纵的跳跃式行进着。永生按照自己默念的技术要求操作,这时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。

“这车今天怎么不听使唤了?也许挂二档会好些……”永生也不知道怎么就把挂档杆拉到了档位上。

“慢、慢、慢,啊、啊、啊,呀!”还没有开出三十米远,永生开的车就直接撞在老穆叔家的仓房外墙上了。

永生家住的是一处联排旧式红砖瓦房,位置正好还在最后一排。永生本想开车从家门口这个巷子东出口拐到空地上去,结果前面不知道谁家门口堆了一垛砌墙用的红砖,把通行的道路挡住了一小半。看到这个情况,永生着急躲避那堆红砖,直接把车撞到了邻居家仓房外墙上,左侧车门板也刮花了。

“大哥,你吃完饭了吗?我,快帮我把你们单位那车开回来吧,我刚开车把老穆叔家的仓房撞了。快点去,别告诉人家是我开的车……”永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说。

“没有撞到人吧,你,你不是说早就



会开车了吗?走,走,快带我过去。”永生哥说着便扔下筷子跑了出去。

永生哥是从左侧车门挤进驾驶室的,好不容易才将车倒了出来。后来,听说花了将近一百元才把左侧门板漆和倒车镜修好。

七月的盛夏傍晚,那炎热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般。知了在树上不断地重复着那单一的音调,永生热得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调换着姿势。

“听说最近小汽车降价了,咱们也买一辆奇瑞QQ车吧,到时我开车可以接送你和孩子,你平时骑个破摩托车接孩子,刮风下雨的太辛苦了。”永生临睡前和妻子商量着。

“买车?到什么时候你开车接送我和孩子?你能不能开呀?以前大哥那个车你不是……”

“别再提那个事啦,那都是多久的事情了,我早就会开车,我在咱们镇里是第一个办驾驶证的,只是大哥他们单位那

个212吉普车太旧了,离合器和刹车系统都不好使,以后少提这个事,心烦。”永生没有好气的说。

新买的这辆奇瑞QQ车是永生找他的朋友从二百公里以外的奇瑞汽车专营店开回来的。

正值周末,天空的不远处有几处淡灰色的乌云向天际弥漫,空气中不时掠过几缕清风,使永生家的小院内凉快了许多。

“媳妇,你准备一下啊,今天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,我正好带你去县城买点东西,顺便把这个QQ车做个日常保养,你记得拿个小本子和笔啊。”永生那个骄傲劲挂了一脸。

永生出发前加满油,还顺便把QQ车的前档玻璃、后档玻璃和后视镜都擦的锃亮。

“媳妇,你看见了吗?前面有个测速的拍照仪器,你记一下这是走到了多少公里处,下次咱们就知道这里测速,我提

前把车速降下来。”

“怎么看走了多少公里呀?”

“你看路右侧那个水泥的桩子上不是写着数字吗?那就是我们走的公里数,把那个数字记在本子上,这点交通常识都不懂。”永生有点不耐烦。

“你看到前面了吧,那个电厂出入口有个多少公里的限速?你帮我看下,快点记在本子上,我好像刚刚开的太快了,这回完了,我这个驾驶证要被扣分呀。”

“哪个?我也没有注意看呀,你自己开车也不注意一点,你不是让我盯着右侧那个水泥桩上的公里数吗?”

“等下,我记下,不,哎呀,前面有个坎,慢点呀……”还没有等永生媳妇说完,奇瑞QQ车已经行驶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减速带前。

“抓稳了呀,我,我停不下来了……”永生声嘶力竭地喊出声来。

砰,咣当一声。小车在减速带前突然被制动,遇到高坎后被弹起十多公分,滑出一道小弧线重重地落到了公路右侧的路肩上。

“咳,咳,你没有事吧,快,快记下这个减速带是多少公里处的……”永生在小车前排腾起的浮尘中,死死地攥着方向盘,还不忘提醒着媳妇。

这次去了县城,永生给新车更换了两根减震器,做了一个全车保养,顺便去了趟医院。

后来,听说乡镇新成立了“顺安”公交公司,永生竟然当上了122路公交车的驾驶员。

贾宝军

锡林郭勒盟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发表于《中国自然资源报》《锡林郭勒日报》等报刊。

# 生活是一碗热干面

□张世民



美好的一天从一碗热干面开始啦!这是小司发在朋友圈的配图文字。

早上7点,我和小司从舵落口江滩公园晨练后,在蔡林记吃早点时,他即兴发的朋友圈。图一,一轮红日像个大红气球挂在汉江对岸新楼盘顶,浩荡的江水泛着银波,货轮破浪前行。

小司发完朋友圈,左手端碗,右手持筷,将堆满芝麻酱、香葱、香菜、萝卜丁和油泼辣子的热干面反复抄起拌匀,一碗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热干面便能吃了。

我边欣赏照片边说:“你摄影技术精湛,照片高清,烟火气浓,拍出了生活的美好。”

小司红光满面,像新熟的红苹果,嘿嘿地笑,仍津津有味地吃热干面,喝他的蛋酒,额上辣出的细汗也全然不顾。

“还记得你第一次吃热干面吗?”看他那副贪馋吃相,我调侃道。

“那还忘得了?我第一次吃热干面没搅拌,张口就吃,差点噎死,端起你的蛋酒就喝,舌头都烫破了,我还说再不吃热干面的话哩。”

我说:“吃热干面急不得,要细嚼慢咽,磨性子哩。”

小司一本正经地说:“现在我可爱吃热干面了,也爱上了这座城市。”

小司爱发朋友圈,一天总要发上几条。不是秀他小两口的恩爱,就是秀他养的花,不是晒江城的湖光山色,就是拍他装车或卸货的场景。

我说:“你发的朋友圈挺有意思嘞。”

“用镜头记录每一个精彩瞬间,就是幸福生活。”小司吃完面说。

“你真是个有心人,小日子过得甜蜜哩。”

我和小司是好友,住同一小区,都是货车司机,并在同一家物流拉货。

小司命苦。8岁时,爹娘就因病相继离世了。大姐刚出嫁,无力顾及小司,是二叔收养了他。小司初中没毕业,就帮大姐种菜。后来,土地征收,村湾拆迁还建,没地种了,我和小司一时无所适从。

那时物流正蓬勃兴起,小司发现了商机,对我说:“路哥,咱俩一起考驾照吧,买辆车给物流拉货,准比打工强。”就这样,我和小司成了货车司机。

一次,物流挂车晚点,装好小司的车已是下午3点多了。小司心急火燎地赶到地儿,没承想竟成了老板的出气筒:“货迟到了两天,我的损失谁来赔?今儿是周末,工人早走光了,哪还有人卸货?要么你拉走,要么物流卸。”物流老板就央求小司:“兄弟,可不能拉回来呀,产生二次费用不说,代收款收不回可就亏大了。你吃点亏自己卸吧,公司绝不亏你。”小司二话没说,甩开膀子干开了。卸完一车货,小司精疲力尽,浑身湿透,像掉进了水里。

小司说:“路哥,若不是我身体壮,非中暑不可。”我说:“你傻啊,要是我,给再多钱我都不会干。你想想,40摄氏度的高温,车厢烤得蒸笼似的,别说干活了,就是在树荫下坐着,汗还啪嗒直滴哩。”事后,老板言而无信,只在运费上给小司加了100块钱。我为他鸣不平,说:“老板太不地道了。你一人卸一车货,干了几个人的活啊!”小司又嘿嘿一笑,说:“小时候

俺娘常说,吃亏人有福。”

老板娘知道了,过意不去,就请我和小司宵夜,还让她的文员妹妹挨着小司坐。小司很拘谨,腼腆得像个大姑娘,脸红得像涂了胭脂,说:“没啥,我之前种菜,干惯了农活,权当我活动筋骨了。”小司又说“我和路哥在公司拉货,承蒙老板照顾,这客理应我请。”说着就抢着买单。

自此,我俩和老板一家成了朋友。老板娘更是看中了小司的厚道,就做了小司和她妹妹的红娘。其实,二人早已互生情愫,相恋不到半年,就宣布结婚了。我说:“小司你是真有福哩!”

小司的婚礼,却让我难忘。不善言辞的小司手捧鲜花单膝跪地向新娘求婚时,喉咙像塞了团棉花,脸憋得通红,愣是一个字没挤出来。场面奇静,时间像是按了暂停键。那一刻,我恨不得变成他,把所有的真心话都说出来。多亏司仪救场,掌声山响,感动了所有人。

我附耳问小司:“你哑巴了?”

“我、我想起了俺爹娘……”看到小司满眼含泪,我喉咙发紧,一时无语。

“路哥,上班喽!”

我从叫喊声中回过神来,遂起身,与小司并肩走在金色的霞光里。

张世民

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,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金山》《青年文学家》《河南工人日报》等报刊。